

关于技艺, 关于文学

□李浩



“文章本天成”的“天成”中包含着完成这篇文章之前大量的技艺训练,它的前提是“写下”之前的“胸有成竹”,那种随意和轻松需要落笔之前的“成竹”做支撑。“内容远比形式重要”这一点也是我愿意强调并且会一直强调下去的,但在在我看来,它不包含对形式和技术的否定,而是比重和平衡,避免文学变成仅有花样的塑料花。

技艺是文学的基础,没有技艺就没有文学。尽管这未必是共识,在我们习惯的文学评判中,似乎更信任“文章本天成”,“天工忌巧”,似乎更相信天才不需要技艺训练,他们只要放纵性发挥自己的才情就足够了,更相信随心所欲地写下和突来的灵感……或者,以“道重于技”“内容远比形式重要”来否定技艺。

我不会轻易地否认这些说辞中的某些合理性。但我更愿意强调,“文章本天成”的“天成”中包含着完成这篇文章之前大量的技艺训练,它的前提是“写下”之前的“胸有成竹”,那种随意和轻松需要落笔之前的“成竹”做支撑。“内容远比形式重要”这一点也是我愿意强调并且会一直强调下去的,但在在我看来,它不包含对形式和技术的否定,而是比重和平衡,避免文学变成仅有花样的塑料花。希望闻到花香从来不是忽略甚至忽视花形、花色的前提条件,内容和技艺之间的关联也从来不是有了A就得舍弃B,而是需要相得益彰、相互裨益,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表里的融合关系。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任何一种诗作的价值都取决于三种特性:1. 作品的内容:内容越有意义,即对人生越重要,作品的品位越高;2. 通过与此类艺术的技巧而获得的外在之美;3. 真诚,即作者对其所描写之物要有真切的感受。或许,我们需要承认形式属于“外在之美”,但它却是列夫·托尔斯泰所提到的另外两条的重要保障:它保障你所言说的内容能够更为完美有效,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它保障你的言说在阅读者那里获得共鸣,感受到你的内在真诚,同时让他有一种“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

在我《小说创作学》的第一课堂上,我总是习惯和我的学生们重新“复习”一篇小学课文《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和他们一起回忆:这个小女孩,先后划亮过几次火柴?都看到了什么?假如,我们调整一下顺序,打乱她先后看见的顺序,把A换到B,或者把B移到D,看看行不行,还有没有这样的效果?或者,我们让小女孩一路“看见”的都是发光发热的事物,譬如蜡烛、火炉、篝火、可取暖的油灯……这样“消耗”小女孩的火柴可不可以?她先看到了奶奶,然后看到蜡烛,你的阅读感受是怎样的,会不会有情绪的提示?如果先是看到了奶奶,这篇后面还能接什么才能更有打动的力量?我们也会从细节处追问:小女孩被冻死的“这一天”可以是任何一个寒冷的冬日吧?安排在平安夜和安排在圣

诞夜,效果上又有什么区别?在奶奶和母亲之间,你倾向是让母亲出现还是奶奶出现?母亲为什么不在这篇文字中强化,而接走小女孩的却是奶奶?当然还有更细的:小女孩为什么不回家?我们先设计小女孩回家的理由,大家尽可能地多想,然后再看,我们想到的这些理由是不是作家早已想到了,然后他悄然地“堵”上了小女孩回家的路,而且没有落下任何一条……

《卖火柴的小女孩》可以说是一个简单故事,它似乎没有多么重的技巧痕迹。然而,一旦我们细细追问,它的技巧性就会慢慢地“显形”,显露出它的严谨和巧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们继续寻找另外的小说来如此拆解,譬如《老人与海》《鹰溪桥上》,电影《小鞋子》,然后是更现代的、更有技巧难度的小说……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些作家们暗暗遵从的“艺术规律”,这样的艺术规律对于小说的完成,对于魅力的提升和说服力的提升起着巨大的作用,它的有无直接关联着小说的优劣。有学者说,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也并不清楚某种艺术规则,但他在完成的过程中其实暗暗地符合了那一规则。没错,的确如此,有些作家也未必特别认真地“打量”过某些技术方式,但在他追求完美的中心,那些技术规则其实已经深入骨髓,他的经验会让他做出适合的、恰当的反应。

技艺是文学艺术魅力感的重要体现部分。同样的母题用不同的技艺方式来表达,它们所获得的阅读感受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有极为巨大的分别。有时,技艺能力的高下会决定一首诗或一篇小说的高下,即使它们要说的是一件事儿,一样的道理。或许可以说,我们的古典诗歌在主题方面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很多都是对时事时局的观照,如时光流逝终成蹉跎的吁叹、命运错位的感慨、怀才不遇的痛苦或错失良人的痛苦等等。上千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复刻”这些母题,然而,中国古典诗歌的璀璨感恰恰是因为它们往往以不同的艺术方式而说出来,是技艺使它们有了自己的独立和卓越。

对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来说,技艺是更重的需要,读者能不能一直读下去并时时感觉阅读的快感、幸福和耐人寻味,往往是对作家技艺能力的考验。如果匮乏技艺,即使要言说的话题足够深刻宽阔,也不能保证读者会在一大堆的蜡中嚼出牛肉的香来。在课堂上,我也曾和同学们分享《荒凉山庄》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分析:“《荒凉山庄》有三大主题线:1. 围绕

庄迪斯诉庄迪斯这桩冗长枯燥的讼案展开的大法官庭主题,其象征为伦敦的迷雾和弗莱特小姐的笼中鸟,律师和发疯的当事人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人物。2. 不幸的儿童,他们和自己所帮助的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和父母的主题。这些孩子的家长大多不是骗子就是异想天开的怪人。最不幸的孩子要数无家可归的裘,他在大法官污秽的阴影中长大,又无意中推动了神秘情节的进展。3. 神秘主题。戈匹、塔尔金霍恩、勃克特这三个侦探和他们的帮手一个接一个地跟踪着一团浪漫的疑云,一步步追查出不幸的戴德洛克夫人的秘密,她曾未婚生下女儿埃丝塔。”狄更斯全力以赴表演的戏法就是平衡这三个球体,把它们轮番抛掷到空中又接住,协调着球体的起落,玩出连贯的花样,使这三个气球升到空中,又不让绳线缠结起来。如果没有精湛的技艺保障,狄更斯是无法完成三个主题交融并进的,它很可能会在半途塌陷,就像我们太多技术不过关的长篇小说那样。我们是,使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穿过多年的旧鞋子都有了准确而令人惊讶的感受,进而引发我们的思忖。

好吧,既然谈到了《百年孤独》,我就谈一下我和同学们在课上所做的游戏。有学生提及《百年孤独》的最后一段,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在解完羊皮卷上的文字,接受其命运的“那种平静”。她自问:这种平静接受,是心死,是反也抗争不过的绝望,还是一种世事不过如此的安然?然后,我们开始游戏:如果是我们拍一部《百年孤独》的电影,如何处理这个镜头,这种所谓的平静?我提供的设计有两个:一、近景,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将双手攥紧。他将羊皮卷用力地攥在手心,丢进自己点燃的火焰中。然后盯着火焰,看着羊皮卷变成灰烬,和别的另外的灰烬成为同一颜色。他的脸上,似乎有泪水的出现。——平静,也是可以激烈来表达的。二、中景和远景。奥雷里亚诺·巴比伦缓缓推开羊皮卷。这里,房间里原来来做炼金术的一个圆形器皿突然地掉了下来,滚动着,滚动着。它一直滚到奥雷里亚诺脚下。奥雷里亚

诺出脚去,这个圆形的、已经变得不那么规则的器皿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然后滑向……之后,我的学生孙静的设计是:奥雷里亚诺将羊皮卷随手扔掉,任其被一阵飓风随便刮到了什么地方。他的神情是那么淡漠,他的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安宁,他向后径直躺在了被毯子裹着的阿玛兰塔·乌苏拉的身旁,享受着这份独有的陪伴与孤独感。这时,饭厅仿佛传来了一阵遥远的钢琴声,奥雷里亚诺的目光透过颓败湿透的饭厅看到了一场盛大的舞会:优美而充满活力的人们,在一架自动钢琴下翩翩起舞。人们脸上热情洋溢的笑容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孤独与衰颓的气息将随着这架自动钢琴吹奏的乐曲一直循环着,永不停歇。学生梁静莹的设计则是:一、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划破手指,在自己的额头画下代表家族血脉的血色的十字刺青,从遥远的记忆中搜寻到上校曾用过的手枪,里面那一颗不曾要了上校性命的子弹在枪膛中保存完好。奥雷里亚诺·巴比伦没有丝毫犹豫地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可是并没有子弹飞出。他的双眼通红而湿润,他再次对着羊皮卷扣下扳机,历史在多次的眷顾后,终于在羊皮卷上留下了一个弹孔的痕迹。奥雷里亚诺抬头,看到橘红色的球状物体迅速飞过,他缓缓地放下了拿枪的手臂。二、奥雷里亚诺·巴比伦把手放在羊皮卷上,他感到沸腾的文字和微微发热的羊皮卷正在快速地冷却、凝固、变硬。他闭上眼,神圣而不可抗拒的感觉正如书中所记载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初次见到并触摸冰块的那个下午。他拿起那已经无比坚硬的羊皮卷,怀着对冰块崇高的敬畏睁开眼时,发现手指指尖那冰凉的触感并非是冰块,羊皮卷已经变成了刻有透明字迹的玻璃镜子,反射着令人战栗的光……这里的设计都包含着技艺的成分,是为了“更好表达”而完成的,而寻找更好表达的游戏性也包含着几乎无尽的快乐,她们让一个静止的情节变得生动多样,甚至有意地“模仿”了马尔克斯的语言方式,尽可能与《百年孤独》中的叙述风格相“贴近”。而这,难道不是文学学习的一种本意吗?



(上接第1版《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事”》)

以创新创造建设文化强国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书写到视听,从书本到网络,从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的巨大变化,给文学带来的挑战和冲击空前巨大。但是,越是浪潮汹涌,就越要找准位置、扎稳根基,这样才能勇立潮头;越是在文化方式多元、新的文明特征显现的时代,越应该强调那些具有稳定价值体系、能够强基固本的艺术形式,文学能够也应当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强大力量。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中国文学从来都不曾回避时代的巨大变化,总能辨识变化、顺应变化,推动乃至引导时代潮流,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发挥巨大带动作用,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社会的风尚、时代的标识。新的征程上,新时代文学要增强信心,把握历史主动,努力焕发强大生命力,扩大影响力,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独特的支撑作用。

光大文学价值。文学是文化领域最为基础、最为活跃、最为广泛的力量。大量形态丰富的文化产品,背后依靠的仍是文学的内核支持。新时代文学要以新时代的视野认识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体认担负的责任和使命,不固化学术的疆域、不窄化文学的胸襟、不矮化文学的境界、不弱化文学的力量,以更主动的姿态、更深刻的洞见、更响亮的声音、更多样的方式,高扬文学的价值,让更多的人相信文学、热爱文学,通过文学提升生命与生活的尊严感、价值感、幸福感。同时,处理

(上接第1版《“批评的历史意识——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批评的历史意识不仅是向历史要资源,而且是有现实面向和未来指向的。要在建构新时代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批评家的功能,思考在今天这样一个话语建筑体系多元而林立的时代,我们应为后人留下什么样的批评建筑。徐刚谈到,文艺批评的价值体现在甄别、阐释和文化塑造等方面,批评家要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视野,褒贬贬劣、激浊扬清,对文本意义进行充分的挖掘阐释。批评的历史意识不仅是向历史要资源,而且是有现实面向和未来指向的。要在建构新时代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批评家的功能,思考在今天这样一个话语建筑体系多元而林立的时代,我们应为后人留下什么样的批评建筑。徐刚谈到,文艺批评的价值体现在甄别、阐释和文化塑造等方面,批评家要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视野,褒贬贬劣、激浊扬清,对文本意义进行充分的挖掘阐释。批评指向的是文化培养和精神养成,其背后应该包含着一种总体性的价值追求。

关于批评家如何获得历史意识的自觉,陈晓明认为,历史意识就是当下意识,就是现实感。他简要分析了古今中外有关历史意识的理论思想,提出文艺批评家们要自觉树立起强大的历史意识,肩负对人类、对民族、对生命的责任,去感

好文学与主流媒体、大众媒体的关系,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来发出文学的声音,融力、汇力、聚力,放大文学的影响。从惯常工作半径走出来,不断拓宽文学的边界,释放文学的潜能,充分发挥文学在各艺术门类中的“母本”作用,促进新时代文学的多维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内核性力量。

拓宽文学道路。在现代文化传播格局中,文学有优质的内容,但往往缺乏新颖的表达方式和平台渠道;影视、娱乐、游戏等行业具有很强的创意能力,但需要精神内核的支撑。新时代文学要主动出击、主动输出,实现“破圈”传播、“跨界”生长,打破隔膜和游离,共享、共促文化事业发展,让文学提供的经验、想象与故事,有效滋养其他艺术门类和文化产业。积极推动文学创作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强有力的组织规划作用,从组织创作、出版发表、宣传推介到衍生转化等各个环节积极介入、统筹协调,不但抓创作,还要抓创意、创新、创造。强化互联网思维,探索新模式、搭建新平台、引入新资源,为文学工作开展“数字化”空间,以“文学+”的开放姿态和巨大包容力积极融入新的传播环境和产业格局,使文学事业发展的道路更加宽广,动力更加充足,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不断升华文学力量。

以使命担当推动文学繁荣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中国作家协会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对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的新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思想自觉,以新发展理念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真正承担起文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责任和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党领导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真理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担当的力量、奋进的力量,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高扬中国文学在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中熔铸的精神气质,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创造力和行动力。

知和体会当下时代的复杂性、深刻性、伟大性。王一川从《文雕龙》切入,认为批评家要充当文学作品“文心”与读者间的使者,把文艺作品中视觉式的“文心”转化为可供理解的文字,虚心向艺术家和读者学习,既了解艺术家的创作用心,也了解读者的期待,并在文艺批评中淬炼自己的批评个性。程光炜说,批评很容易,但“理解性批评”很难,批评家们需要通过细读材料、研讨对象内心活动等方式,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发掘历史当事人在生活中所建立的历史意识的“金线”,同时培养出属于自己的“金线”。路杨认为,具有历史意识的批评家会自觉在不同时代文学对象之间去寻找文学史传统的断裂或者绵延,主动参与到艺术秩序的重建当中。批评家要寻求一种更具包容力的历史视野,重视不同历史经验共同面对的结构性的难题,追问自己如何通过批评来构建自我和历史间的关系。

谈到历史意识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刘大先注意到,所有的历史一定都有“当代”的在场,人是时代中的人,会和时代发生各种关联。有了这种当代意识,才可能有历史意识的自觉。批评家要对当代语境下的文艺生产有所了解、接受和介入,才是真正具有历史意识的批评。从展辰认为,审美批评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历史感”,批评家需要通过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大量理论的支撑来建立这种历史感,以此应对审美

培育文学新人,打造中国文学新力量。青年作家是文学事业的生力军。当前,青年作家所拥有的创造力是超乎想象的,仅网络文学就有数以百万的作者队伍和数亿级的读者市场,关键是如何把这种巨大的文学力量激发出来、吸引过来、凝聚起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中国作协要坚持把加强青年文学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文学事业的“百年大计”,紧扣“长远”和“精准”两个关键,培养有坚定政治立场、高尚道德品行、深厚艺术修养、蓬勃创造力的中国文学新力量,这是新时代文学事业的信心所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力量所在。

壮大文学阵地,构建中国文学新格局。中国作协主管的报刊社网,是享有盛名的国家级文学平台,凝聚着宝贵的文学记忆,贮藏着深厚的文化“资产”,涌动着丰沛的文化创新能量,是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珍贵资源。深化文学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紧紧扭住文学精品创造生产传播这个中心任务,培育和巩固自身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壮大主流话语阵地。打破文学领域的“自我循环”,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推进内外资源的多向多重循环,实现文学产品生产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提升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使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断兴旺发达。

推动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坚持实施“文学作品质量提升工程”,以提升组织化程度、加强全流程服务管理为手段,以增强原创力为重点,以强化作品选题规划为牵引,以改进文学评论评奖、完善激励机制为保障,力促文学作品质量提升。坚持正确的文学发展观,引导作家投身时代现场和实践热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积极推动文学的观念变革、艺术探索和理论创新,提倡多样化、个性化创作,摒弃概念化、模式化、图解式写作,把握好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艺术,更加突出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尊重丰富多彩的个性化创造,推出一批有感召力、说服力、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使新时代文学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充分释放、文学创新源泉竞相涌流。(本文原载《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

批评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李静谈道,美学和时间的关系很容易被置换成类似于内容与形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类的二分法;过于偏重美学学会容易停留在纯粹形式主义的层面上,过于偏重历史又可能陷入庸俗的社会决定论。批评家要不断深化对美学和历史关系的理解,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将其结合为一体。

新的时代要求崭新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贺桂梅认为,新时代要有新的历史意识,一个优秀的评论家,应该既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又有深入的个人感性逻辑。要把批评从同人小圈子的互相追捧中解放出来,让批评真正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强大助力。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它在增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话语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贾梦玮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谈到中国的人情观念、文学圈的浮躁氛围以及当下的各种利益诱惑,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弱化了批评主体的独立精神,希望批评家们能够有所改变和突破。李云雷表示,当下中国处在特别复杂的状况之下,既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也有门类齐全的工业文明,还有飞速发展的信息文明,多种文明相互碰撞、相互矛盾,时代要求作家、艺术家将当下的复杂形式和因素作为关注对象,文艺批评也是如此,要生产跟时代相匹配的批评。

■新作快评 学群长篇《西西弗斯走了》,《十月》长篇小说2020第3期

作家学群近年继出版长篇小说《坏孩子》后,又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西西弗斯走了》,相对前者自传色彩较浓的成长小说,这次作家把触角切入当下高校,通过讲述大学教授陶一粟患癌症从医院不辞而别,云游大自然,而身为某报总编的“我”辞职下海、办地理刊物,两人一个反抗现代医学和治疗手段对人的规制,另一个从体制出逃,到社会上寻找活力和自由,这种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焦虑和企图出逃的共同心理,在他们身上得以聚焦。

不可否认,学群是一个有问题意识的作家,他把更多的关注用于思考,思考现代人如何在都市中生活。小说有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讲陶一粟教授去咳嗽,到医院去做片子,发现胸上有肿瘤,他这个在当地鼎鼎有名的文科教授、院长,如今成了某名医院的治疗对象,从院长到医生都给予了特殊的关照。然而,陶一粟却偏偏是个另类,他打破惯性思维,不吃这一套照例,任医院院长怎么劝,作为好朋友的“我”怎么协助院长做工作,抱定了一个心愿就是不继续住院,也就是放弃治疗,这一做法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等死。

但陶一粟是一个深谙中国老庄精神之精髓的人,焉能不知现代人被约束和桎梏的现实?同时,他也是熟谙西方哲学的学者,在福柯的《癫狂与文明》中,他支持其所说的“医务人员不必根据有关疾病的客观定义或根据具体的对疾病性质的诊断来行事,而是你靠笼罩在家庭、权威、惩罚以及爱情上面的神秘威力和通过这些来起作用”,更坚定了从现代医学中出逃,返归大自然的意志。

陶一粟终于找到青春年代在部队深挖的岩洞,他要做一个现代隐士,效法禅宗达摩祖师面壁参悟,尽管他离开当年修的神秘岩洞已经物是人非、荆棘丛生,如愿以偿进入洞穴,他救出跌入洞里的捕蛇人王五陆,自己却被毒蛇所咬,病入膏肓,幸亏王五陆与山民搭救,让他死里逃生。在王五陆家里养好了病,面对王五陆夫妇对他的过分关照与暗示,他还是放弃了在此地居住的打算,索性去云游世界,作一个当代的行者。

与此同时,“我”从总编的位置上辞职去做地理杂志的时候,心系陶一粟与合伙人刘书空女士,而刘书空却把陶教授作为自己追踪的对象及情人而紧紧追赶。也许,有情天不负。他们在大漠戈壁、在雪峰高原终于碰在一起,这种世外桃源的美景,却让在“国域”外的人羡慕不已。

也许是旁观者清,也许是“我”的知己、榜样的极大吸引力,让“我”下定决心,开启新的生活。这种反世俗的行为,也是步陶教授之后的又一另类。无论陶一粟还是“我”,从此天涯孤旅,这种类似魏晋风度、老庄境界的行为,与现代社会世俗人具有天壤之别。其实对无界的焦虑,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救赎。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学群用俯视的角度,试图重构大千世界天人合一的图景,我甚至有些怀疑,面对这么宏大的话题,是否能靠这么一两个精英的实践,来印证这一主题?

□万辉华